

烟台故事

# 悬壶济世民先生

李镇

早些年,小镇上药房、诊所林立,不乏杏坛高手。这其中有 两个妙手仁心的乡医不能不提, 一个是泉水庵前“追远堂”的司 马懿,另一个是约山亭边“谦益 堂”的民先生。他俩的诊所一个 居东,一个在西,是小镇芸芸众 生的“守护神”。

民先生不姓民,大号李晋 谦。因为他行医济世,一心为老 百姓服务,大伙儿盛赞他是“人 民的医生”,为此,他落得个“民 先生”的雅号。

其实,在成为医生以前,民 先生是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说 道起来,他学医属于半路出家。

民先生生于 1880 年,出身 于耕读世家。家庭的熏陶使他 很小就有科考应试博取功名的心。6 岁开始,他进入村中私塾 学习,寒窗苦读,满心期待“朝为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承想时 运不济,赶上了 1905 年 9 月清 政府发布“上谕”,科举考试废除了。这一下将民先生“学而优则 仕”的路给堵死了。

无奈之下,民先生离开家 乡,辗转到牟平县城殷实人家当 了 10 年的私塾老师。到末了, 新式教育开始推行,这一下,又 打碎了民先生的饭碗,他只好收 拾行囊悻悻返回小镇家中。

一肚子墨水的白面书生,回 归故里总要想办法解决拖家带 口的生计问题吧,毕竟满屋子古 书不能当饭吃。正在人生路口 失意彷徨时,民先生的本家叔叔 找上门来,向他伸出了援手。

他这位同宗叔叔在小镇街面 上也算是个技艺精湛的中医,因 年事已高,正为儿女不愿传承衣 钵而发愁。叔叔找到他说,大丈 夫不能治平天下,就做个扶危救 困的医生吧。你满腹经纶切莫荒 废了,跟我学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虽说这行当不能让你大富大 贵,但解决个温饱不成问题。

其实,那时候的民先生没有 更好的人生选择。两人一拍即 合,于是,民先生就走进叔叔的 诊所潜心学医。

民先生天资聪颖,加上有扎 实的文化功底,学起医来自然心 领神会。但说背记中医经典“汤 头歌”,对有些人来说看着就头 痛,但对民先生来讲却易如反 掌,顺溜得很。转眼几年过去, 叔叔言传身教,倾囊相授,民先 生博闻强记,心手合一。20 世 纪 30 年代,民先生参加了牟平 县医生执业资格统一考试,顺利 取得了行医执照。此后,他开始 和叔叔一起坐堂行医。

一日,叔叔将他唤到跟前, 正色道,我年岁大了,干不动了, 你学得差不多,也能独当一面 了。咱们叔侄一场,师徒一场, 就将这片诊所托付于你。记住

两点:其一,咱们是尚书门第,崇 德尚义,切莫辱没了门风,要做 一个好医生;其二,中医博大精深,学无止境,要老老实实永远 做一个小学生。

从此,民先生正式走上了 30 年风雨行医路。

民先生的诊所名叫“谦益 堂”,取自己名字一个“谦”字,加 上一个“益”字,寓意“谦虚谨慎, 精益求精”。

年代久远,我无缘见到民先 生本人,但我在民先生族人提供 的一张照片上见到了他的模样。

这是一张泛黄的全家福。 照片上,民先生正襟危坐在前 面,儿孙们拥立在身后。民先生 头戴圆顶帽,身着长袍,脚蹬厚 底圆口布鞋,脸庞白皙,双目有 神,颌下一捻银须,右手拄一根 拐杖,左手握拳自然垂于膝上。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干练,又不失 威严。

民先生的同宗族人老李是 我的挚友,他是地方资深文史学 者,也是小镇西村《李氏祖谱》的 修撰人。得知我正在搜集整理 “小镇人物志”时,他向我讲述了 族人口中的民先生。

我们的话题是从那张老照 片开始的。他说,照片拍摄于 1946 年春天。那是民先生领着 孙子出诊时留下的匆匆记忆。

那天,年近七旬的民先生应 一位病人家属约请,徒步 30 多 里路去病人家中诊治。看完病 后,已过中午,若返回小镇诊所 得到夜里。此处距离烟台街只 有不到 10 里远,那时候民先生 的儿子在烟台居住,于是,他决 定带着孙子到烟台住下,顺便采 购一些常备药材次日返回。这 样,祖孙三代在锦章照相馆留下 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老李说,民先生对患者一视 同仁,从来没有看客下菜碟。在 他的诊所,免费、赊账,甚至赠送 路费都是常有的事。小镇的乡 亲们都知道,没有钱是可以在 “谦益堂”看病的。手头紧,春天 看病,秋天收了庄稼再给钱也是 可以的。“谦益堂”的“生化汤”和 “四消饮”两种方剂是不收钱的。

小镇人还知道,民先生的干 儿儿女女多。这是因为他擅长治 疗后添丁进口的人在千恩万谢 后,都会让儿女拜在民先生膝 下,认为义父。

不仅如此,关于民先生的故 事像小镇之南的辛安河水一样 悱恻流淌。

民先生书法铁画银钩、笔走 龙蛇,堪称一绝。小镇上许多门 头匾额都出自他手。据说,他最 早给人写牌匾时年仅 16 岁。至 今,许多人家还保留着他的书法 作品,还有人收藏着他开具的处

方单。

当年,活跃在牟平县二区的 八路军游击队条件艰苦,缺医少 药。战士们患病、受伤找民先生 治疗,他从来不收一分钱。有人 问他原因,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这是咱们自己的队伍,不能收 钱。不仅如此,民先生还积极支 持 3 名近亲子弟秘密参加了八 路军。小镇解放后,这些事情解 密,被人们传为佳话。

老李说,民先生是位平凡 人,也是位大善人。有一年秋 天,他在大街上看见一位穷困潦 倒的外乡人,当时寒风侵肌,那 人还光着膀子,上前一问,原来 无钱置衣。民先生二话不说,脱 下外衣送给了他。

我对老李说,民先生的做 法,我在《约山亭诗稿》里曾看到 过类似的记载。耄耋之年的尚 书爷致仕后返回小镇,看到一对 乞讨父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 上吩咐仆人从家里找来衣服送 给他们。民先生的善举颇有尚 书遗风啊。

老李自豪地答道,李氏家族 逶迤而来赓续传承四百年,靠的 就是耕读传家、忠厚为人的家风 啊。打开《李氏祖谱》,扶危济 困,奉亲尽孝一类的故事层出不 穷,俯拾即是。

意犹未尽的老李还说,民先 生在世时,小镇上“工夫市”里打 短工的人都争着到他家里干 活。他们说,到民先生家打工从 来没被下眼看待,不但工资高, 不拖欠,还能和民先生吃一样的 饭菜。

见我面露疑色,老李又给我 讲了一段“黑白面饺子”的坊间 轶事。说是有一年秋收时节,雇 工上门,家里人给帮工们包了黑 面饺子,自家人吃白面饺子。民 先生得知后,阴了脸,生了气,罢 了饭,硬逼着家人把白面饺子端 给帮工们才肯罢休。民先生语 重心长地说,“谦益堂”里没有贵 贱高低人,进了门都是平等的。 帮工们闻听,异口同声地说,民 先生是小镇上难找的大好人啊!

晚年的民先生身染重病,行 动不便,无法出诊,只能坐堂,但 对上门求医问药的乡亲依然热 情招待,有求必应。他用生命诠 释着崇高的医德。

1962 年,民先生谢世。

老李说,1986 年的一天,民 先生儿子家里来了位不速之 客。攀谈后得知,那人家里有人 生病,他是专程来请民先生诊治 的。以前家里老人生病,四处求 医无果,最后是民先生治好的。 民先生儿子告诉来人,父亲去世 已经 20 多年了。

民先生走了,但他的名字和 故事至今鲜活地跳动在小镇人 的心里。

## 往事如昨

# 冬天的记忆

沐溪

我对于冬天的印象是深刻 的。

小时候的冬天,真冷啊, 好像一夜之间,树上的叶子就 黄了。放学之后,小孩子拿起 大人们给做的竹扞,做伴到杨 树林子里去穿树叶。我们仰 着冻得通红的小脸,盼着有风 吹过,当一阵阵风拥着树叶纷 纷纷扬打几个旋,落在地上, 便高兴地飞奔过去。没有手 套,我的手都冻破了皮,奶奶 嘱咐看果园的爷爷拿回几个 落地的山楂。奶奶把它们放在 火炉子上烤,等烤得一个个 冒水泡了,就把它们压平趁热 糊在我冻破的手上,赶紧用棉 布包上。一阵刺痛过后,便会有 丝丝的凉。三天过后,伤处 便会发痒,再过几天长痂后就 慢慢好了。

我很羡慕同学水玲。她 姐姐很能干,居然从她家的 羊身上剪下羊毛,用她奶奶 的纺车纺出了长长的毛线, 买点桃红色的染料染好,卷 成团儿,用毛衣针给她手织 了一件毛衣。

有一天放学后,水玲突然 搂着我的脖子在耳边悄悄地说: “巧儿,我姐姐给我织的毛 衣今天就好了!”水玲的眼睛 不大,模样也算不上好看,却 因为激动,小脸蛋涨得绯红。 我想象着毛衣穿在她身上好 看的样子,也为自己没有那样 一件毛衣而难过。

水玲家十多口人,她妈妈 个头高高的,手很大,擀得 一手好面条。每次去,她的眼睛 都会笑,让我感到很温暖。她 们全家人坐在炕上一起吃面 条的场景,到今天我都无法忘 记——

她母亲站在灶台前,一碗 一碗从十印的大锅里用筷子 捞着面条。这是一锅出的面 条,热气腾腾带着麦香的味道 入碗,葱花、香菜撒上,再加点 汤,真香啊!

在寒冷的冬天,外边飘着 雪花,劳作了一上午的大人们 满身都铺满了雪花,眉毛都被 雪染白了。走进家门,哈着热 气,跺脚,拍衣上炕,不宽敞的 屋子已经被锅里的热气全部 覆盖,氤氲里可以看到他们满 足的神态。一大家子人围坐 一起,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大 碗,那吸溜吸溜的声音此起彼 伏,看着就让人眼馋。面汤散

发出热乎乎的蒸汽,朦胧了 我的双眼,看得我心里热乎乎 的,好想吃一碗。可是,每次 水玲妈妈让我上炕吃饭,我都 说我吃过饭了。小女孩的矜 持、害羞,让我藏起了自己的 真实想法。

我妈妈做不出这样的热 汤面。那时候心里会想,我要 是水玲妈妈的女儿多好,就能 吃上热乎乎的热汤面了。以 至于我长大后,就愿意做一锅 出的热汤,我忘不了那股甜甜 的麦香味。

又是一个冬天,我要住到 乡下农村一个女孩家里。她 就要出嫁了,我是她的化妆 师。记得那一天,狂风夹着雪 花一直下个不停,我们一起坐 车去她家,到了站点下车,步 行两里地才到。

夕阳挂在西山上,那山尖 被雪染白了,给夕阳镶上一道 银边,凹凸的山,一道儿白,一 道儿暗黄。看到袅袅的炊烟, 我们加快了脚步往前赶。

农村人特别实在,问我喜 欢吃啥?我说煮一锅芋头和 地瓜吧。那一晚,炕烧得滚 烫,我们都要坐着小板凳。一 盘大葱上桌,地瓜、芋头上齐, 我们吃得满身是汗,不知道是 家里太热还是被大葱辣的。

外边的风吹打着窗棂呼 呼直响,雪又开始下了。我有 些担忧,雪铺山路,车轮打滑, 那是要万分的小心。新娘的 父亲看出了我的担心,他过一 会儿便会出去看看雪停了没 有。晚饭快结束的时候,新娘 父亲高兴地从外边跑进来说: “停了,停了,雪停了!”我们听 了,也都放下了心。

那个晚上,我和衣而睡, 炕太热,又没有褥子,我很不 习惯。半夜,炕凉了,我就把 被当成褥子,下面暖和了,身 上一阵阵发冷。窗外,雪停 了,风却疯狂地咆哮着,我冻 得无法入睡……

冬天又来了。邻家的小 姑娘穿着漂亮的裙子,坐在大 房子里正弹着钢琴。屋里暖 暖的,阳光也正好,我感到恍 惚:冬天真的到了吗?女孩弹 累了,吃着妈妈给她准备的水 果、点心。我想,现在的孩子 真是幸福啊,他们再也不可能 有我小时候经历的那些苦与 乐了,譬如穿树叶、吃面条、睡 大炕……